

嘉祐集

冊二

嘉祐集卷第六

趙郡蘇洵

六經論

易論

聖人之道得禮而信得易而尊信之而不可廢尊之而不敢廢故聖人之道所以不廢者禮爲之明而易爲之幽也生民之初無貴賤無尊卑無長幼不耕而不飢不蠶而不寒故其民逸民之苦勞而樂逸也若水之走下而聖人者獨爲之君臣而使天下貴役賤爲之父子而使天下尊役卑爲之兄弟而使天下長役幼蠶而後衣耕而後食率天下而勞之一聖人之力固非足以勝天下之民之衆而其所以能奪其樂而易之以其所苦而天下之民亦遂肯奔逸而卽勞

欣然戴之以爲君師而遵蹈其法制者禮則使然也
聖人之始作禮也其說曰天下無貴賤無尊卑無長
幼是人之相殺無已也不耕而食鳥獸之肉不蠶而
衣鳥獸之皮是鳥獸與人相食無已也有貴賤有尊
卑有長幼則人不相殺食吾之所耕而衣吾之所蠶
則鳥獸與人不相食人之好生也甚於逸而惡死也
甚於勞聖人奪其逸死而與之勞生此雖三尺豎子
知所趨避矣故其道之所以信於天下而不可廢者
禮爲之明也雖然明則易達易達則穀穀則易廢聖
人懼其道之廢而天下復於亂也然後作易觀天地
之象以爲爻通陰陽之變以爲卦考鬼神之情以爲
辭探之茫茫索之冥冥童爲習之白首而不得其源
故天下視聖人如神之幽如天之高尊其人而其教

亦隨而尊故其道之所以尊於天下而不敢廢者易爲之幽也凡人之所以見信者以其中無所不可測者也人之所以獲尊者以其中有所不可窺者也是以禮無所不可測而易有所不可窺故天下之人信聖人之道而尊之不然則易者豈聖人務爲新奇祕怪以夸後世邪聖人不因天下之至神則無所施其教卜筮者天下之至神也而卜者聽乎天而人不預焉者也筮者決之天而營之人者也龜漫而無理者也灼荆而鑽之方功義弓惟其所爲而人何預焉聖人曰是純乎天技耳技何所施吾教於是取筮夫筮之所以或爲陽或爲陰者必自分而爲二始掛一吾知其爲一而掛之也揲之以四吾知其爲四而揲之也歸奇於扱吾知其爲一爲二爲三爲四而歸之也

人也分而爲二吾不知其爲幾而分之也天也聖人
曰是天人參焉道也道有所施吾教矣於是因而作
易以神天下之耳目而其道遂尊而不廢此聖人用
其機權以持天下之心而濟其道於無窮也

禮論

夫人之情安於其所常爲無故而變其俗則其勢必
不從聖人之始作禮也不因其勢之可以危亡困辱
之者以厭服其心而徒欲使之輕去其舊而樂就吾
法不能也故無故而使之事君無故而使之事父無
故而使之事兄彼其初非如今之人知君父兄之不
事則不可也而遂翻然以從我者吾以恥厭服其心
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曰彼爲吾君
父兄何以異於我於是坐其君與其父以及其兄而

己立於其旁且俛首屈膝於其前以爲禮而爲之拜
率天下之人而使之拜其君父兄夫無故而使之拜
其君無故而使之拜其父無故而使之拜其兄則天
下之人將復嗤笑以爲迂怪而不從而君父兄又不
可以不得其臣子弟之拜而徒爲其君父兄於是聖
人者又有術焉以厭服其心而使之肯拜其君父兄
然則聖人者果何術也恥之而已古之聖人將欲以
禮法天下之民故先自治其身使天下皆信其言曰
此人也其言如是是必不可不如是也故聖人曰天
下有不拜其君父兄者吾不與之齒而天下之人亦
曰彼將不與我齒也於是相率以拜其君父兄以求
齒於聖人雖然彼聖人者必欲天下之拜其君父兄
何也其微權也彼爲吾君彼爲吾父彼爲吾兄聖人

之拜不用於世吾與之皆坐於此皆立於此比肩而行于此無以異也吾一旦而怒奮手舉挺而搏逐之可也何則彼其心常以爲吾儕也何則不見其異於吾也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且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者之爲勞也故舉其君父兄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聖人固使之逸而使我勞是賤於彼也奮手舉挺以搏逐之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析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彼其始木焉已拜之猶且不敢以爲薪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恥嗚呼其事如此然後君父兄得以安其

尊而至于今今之匹夫匹婦莫不知拜其君父兄乃曰拜起坐立禮之末也不知聖人其始之教民拜起坐立如此之勞也此聖人之所慮而作易以神其教也

樂論

禮之始作也難而易行旣行也易而難久天下未知君之爲君父之爲父兄之爲兄而聖人爲之君父兄天下未有以異其君父兄而聖人爲之拜起坐立天下未肯靡然以從我拜起坐立而聖人身先之以恥嗚呼其亦難矣天下惡夫死也久矣聖人招之曰來吾生爾旣而其法可以生天下之人天下之人視其嚮也如此之危而今也如此之安則宜何從故當其時雖難而易行旣行也天下之人視君父兄如頭足

之不待別白而後識視拜起坐立如寢食之不待告語而後從事雖然百人從之一人不從則其勢不得遽至乎死天下之人不知其初之無禮而死而見其今之無禮而不至乎死也則曰聖人欺我故當其時雖易而難久嗚呼聖人之所恃以勝天下之勞逸者獨有死生之說耳死生之說不信於天下則勞逸之說將出而勝之勞逸之說勝則聖人之權去矣酒有鳩肉有董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爲諱去其鳩徹其董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聖人之始作禮也其亦逆知其勢之將必如此也曰告人以誠而後人信之幸今之時吾之所以告人者其理誠然而其事亦然故人以爲信吾知其理而天下之人知其事事有不必然者則吾之理不足以

折天下之口此告語之所不及也告語之所不及必
有以陰驅而潛率之於是觀之天地之間得其至神
之機而竊之以爲樂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
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
翕翕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
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
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
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聲以爲
樂爲之君臣父子兄弟者禮也禮之所不及而樂及
焉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君事父事兄之心則禮
者固吾心之所有也而聖人之說又何從而不信乎

詩論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於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

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於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歛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於死生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强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將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

有之情邪將不能也彼旣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
弃而不顧吾法旣已大弃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
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
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
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
於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
彼將反不至于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禮
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
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賢人通
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孌柔媚而卒守以正
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悲傷詁讀而君臣之情
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
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也許我以

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
遇我我明譏而明恕之使天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
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弃於淫叛之
地者非斷不能也斷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
然後忍弃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
夫橋之所以爲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
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
及也吁禮之權窮於易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
信而有樂焉窮於強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

蓋詳

書論

風俗之變聖人爲之也聖人因風俗之變而用其權
聖人之權用於當世而風俗之變益甚以至於不可

復反幸而又有聖人焉承其後而維之則天下可以復治不幸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昔者吾嘗欲觀古之變而不可得也於詩見商與周焉而不詳及觀書然後見堯舜之時與三代之相變如此之亟也自堯而至於商其變也皆得聖人而承之故無憂至於周而天下之變窮矣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復茹其菽哉嗚呼其後無聖人其變窮而無所復入則已矣周之後而無王焉固也其始之制其風俗也固不容爲其後者計也而又適不值乎聖人固

也後之無王者也當堯之時舉天下而授之舜舜得堯之天下而又授之禹方堯之未授天下於舜也天下未嘗聞有如此之事也度其當時之民莫不以爲大怪也然而舜與禹也受而居之安然若天下固其所有而其祖宗旣已爲之累數十世者未嘗與其民道其所以當得天下之故也又未嘗悅之以利而開之以丹朱商均之不肖也其意以爲天下之民以我爲當在此位也則亦不俟乎援天以神之譽己以固之也湯之伐桀也囂囂然數其罪而以告人如曰彼有罪我伐之宜也旣又懼天下之民不己悅也則又囂囂然以言柔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曰我如是而爲爾之君爾可以許我焉爾吁亦旣薄矣至於武王而又自言其先祖父

偕有顯功既已受命而死其大業不克終今我奉承
其志舉兵而東伐而東國之士女束帛以迎我紂之
兵倒戈以納我吁又甚矣如曰吾家之當爲天子久
矣如此乎民之欲我速入商也伊尹之在商也如周
公之在周也伊尹攝位三年而無一言以自解周公
爲之紛紛乎急於自疏其非篡也夫固由風俗之變
而後用其權權用而風俗成吾安坐而鎮之夫孰知
夫風俗之變而不復反也

春秋論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爲天下之公而天下以懲以勸道之所
在則聖人以其權爲一人之私而天下以榮以辱
周之衰也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以其權是非

天下可也而春秋賞人之功赦人之罪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其意不徒曰此是此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可以賞罰人矣賞罰人者天子諸侯事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位之賊也曰夫子豈誠賞罰之邪徒曰賞罰之耳庸何傷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而告之曰某爲善某爲惡可也繼之曰某爲善吾賞之某爲惡吾誅之則人有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